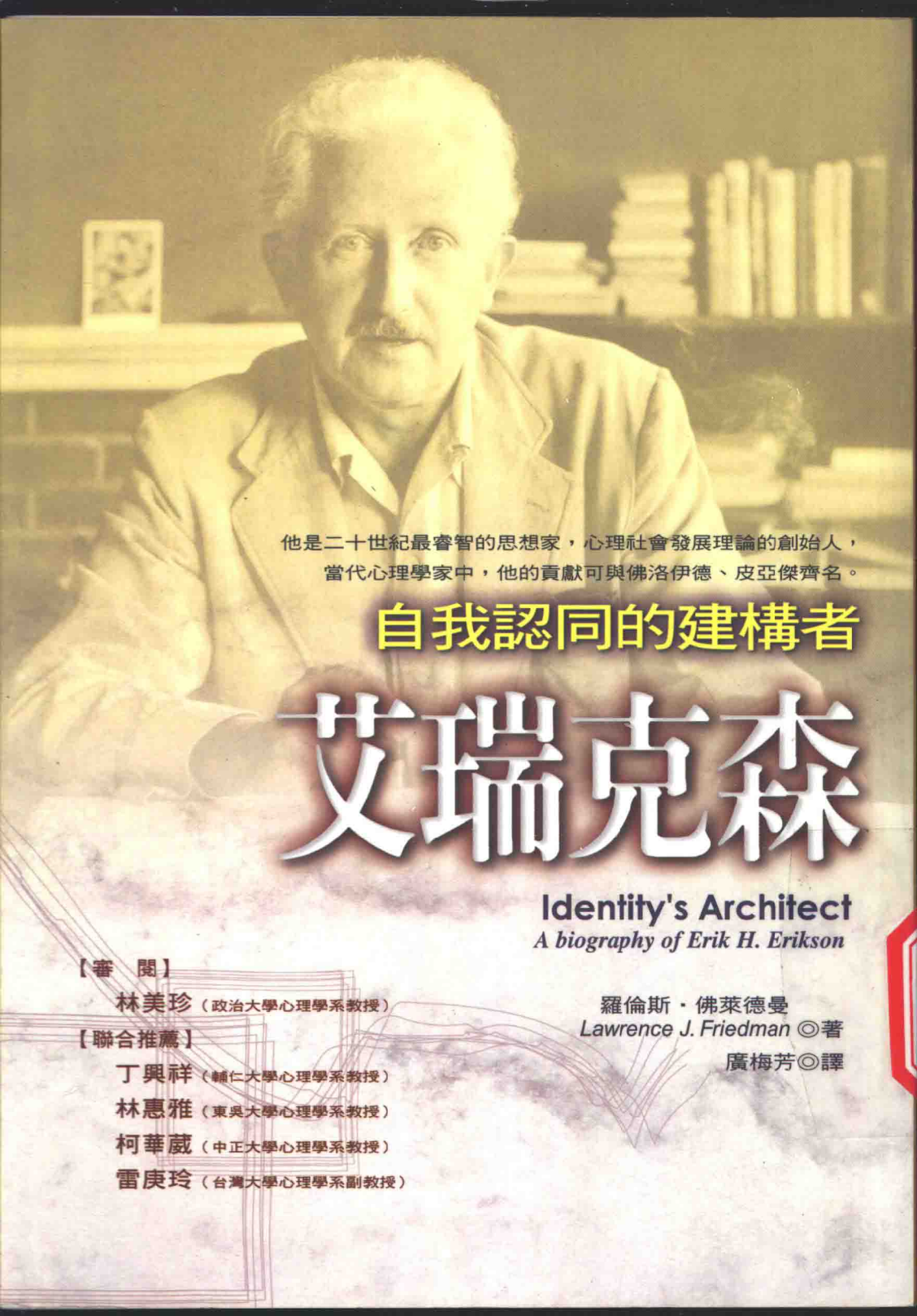




他是二十世紀最睿智的思想家，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創始人，
當代心理學家中，他的貢獻可與佛洛伊德、皮亞傑齊名。

自我認同的建構者

艾瑞克森

Identity's Architect
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kson

【審閱】

林美珍（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聯合推薦】

丁興祥（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林惠雅（東吳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柯華威（中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雷庚玲（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羅倫斯·佛萊德曼
Lawrence J. Friedman ◎著
廣梅芳◎譯

自我認同的建構者

艾瑞克森

Identity's Architect
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kson

羅倫斯・佛萊德曼
Lawrence J. Friedman ◎著
廣梅芳◎譯

目錄

序一	成為自己的來源	丁興祥	5
序二	心理學界的藝術師	羅伯·寇	9
導讀	自我認同的建構者	林美珍	12
引言	艾瑞克森的喜樂與悲哀	羅倫斯·佛萊德曼	19
第一章	一個全新的開始		27
第二章	維也納的歲月		54
第三章	成為美國人		91
第四章	跨文化的馬賽克		128
第五章	生命週期		164
第六章	聲音與真實		200
第七章	教授和名學者		247

第八章

世界預言者

288

第九章

老年公開和私人問題

324

第十章

不再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陰影

348

後記

365

序文(一)

成為自己的來源

丁興祥

傳記是敘說一個人的生命故事，心理傳記學是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及知識進行傳記研究。如果心理學的目的是了解人的內在心理歷程及外顯行為，而心理傳記學的目的也是理解個人生命的內在歷程及外顯行為，那麼心理傳記不只是一種進行傳記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種研究心理學方法。易言之，心理傳記便是一種心理學。心理傳記學的焦點不僅著重探究個體內心世界，更關心其心理世界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聯。對艾瑞克森（Erikson）而言，心理傳記式研究不僅能刻劃出個人的心靈軌跡，更能呈現出世代集體性掙扎的醒思。本書對艾瑞克森的圖繪並不只停留在詳細資料收集和求證，還精確地捕捉艾瑞克森身上多重邊緣性、不穩定性和其所處的社會歷史氛圍。這顯然較接近艾瑞克森本人在從事傳記工作時所抱持的態度。

這本傳記，是以「艾瑞克森理論」來理解他的生命，可以說是「一本關於艾瑞克森的心理傳記，不僅讓我們了解他精采的一生與他的心理學學術源頭，更是了解心理傳記學及生命史這個學術領域的入口。」

艾瑞克森最被熟知且對大眾影響廣泛的，就是他「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概念。

簡單而言，艾瑞克森認為人生是一個不斷追尋自我完成的歷程。隨著歲月年紀增長，有不同的重要人生課題要面對；也隨著對自己認識的深化和對生命的理解，人得以接榫生命源頭，安身立命。然而，人在青年期卻處於童年遙遠記憶及未知未定的成年世界的模糊交界處，急切想有個自己參與這個世界的位置而心生焦慮。對艾瑞克森而言，這麼一個青年期的現象似不可避免，且有其積極性的意義，需要給予溫柔的等待與理解的陪伴。不同於以前嚴苛地對待青年的茫然反抗，這樣耐心的態度似乎也成為現代師長父母對待青年風暴期的態度指引。如此變革性的廣泛影響，起點卻是艾瑞克森真誠而勇敢地面對自己個人的認同混亂。

艾瑞克森一生面對多重的認同問題。他的生父成謎，而且他在長大後才知道口中的「父親」其實是繼父。不僅歐洲化的外貌不像他猶太血統的繼父，也不像他猶太背景的母親，這樣的外貌、血統背景一直困擾著他，易言之，血緣種族的認同混淆很早就出現在他的生命中。而青年時期艾瑞克森一直不能決定自己該從事何種工作，且東飄西盪地到處追尋。早年他人志向興趣，是想成為「藝術家」，然而身為醫生的繼父卻希望他成為醫生，以他為傲。艾瑞克森嘗試過多種工作和知識領域的整合，最後結合醫學專業角色和兒童遊戲的藝術性，才將自己的專業定位為「兒童心理分析師」。

一九九三年移民美國，艾瑞克森改姓氏。他從歐洲移民到美國，身分的轉變對他的認同具有重大意義。移民美國，使他成為自己的父親，掌握自己的生命。而在專業方面，由於對跨學科的興趣與涉足（心理分析、文化人類、歷史文化及社會評論等），使他並不自限於學科劃分的領域認同，而能發展出更高層次的整合性認同，把知識還原到「人」的本身，而非

人為劃分的專業知識。對藝術的熱愛，也讓他在工作中奇妙地綜合著嚴謹的科學態度和藝術性的直覺。

從艾瑞克森的生命發展，可以顯示他的生命體驗與理論之間的關聯，及相互影響。一個人的「理論」可以視為其「生命故事」的展現。艾瑞克森以其自身複雜深刻的「體驗」，交織構成了「認同」的理論。用他一生的生命體驗，敘述著「艾瑞克森生命週期理論」。從這本傳記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什麼叫做「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艾瑞克森不僅從社會歷史的世代氛圍中去粹鍊出自己心理迷惘的意義，也粹鍊出其他人類樣本的心靈圖像，讓同處於世代迷惘狀態的青年從中得到自身的理解與定位。與其說艾瑞克森的理論是他生命發展的註解，倒不如說，艾瑞克森的生命故事在在訴說著「追尋一種如何去理解生命的方式與所抱持的生命熱情」，而發展出那樣如其所是的理論。從事心理傳記研究，就是在培養述說及理解生命故事的能力，並從中得到再繼續的生命感動。艾瑞克森一生簡直是心理傳記研究者的教本。

當代心理學學者多數被訓練成關注人的短時間反應或是部分的行為，而不去看「整個人」或「生命」。心理學多半被「化約主義」影響，忙於將人的思維及情緒的複雜性，化約為簡單的認知及神經生理反應。相反的，從事「心理傳記學」的心理學家，一如「傳記學家」，是在敘述人的生命故事，面對的是以整體性觀點和長時間生命為研究單位的跨領域工作。這使得從事心理傳記學潛沉了另一莫名的焦慮：專業認同界限模糊的不安焦慮。其實不僅心理學界有這樣的壓力，整個學術界長期也存在著專業認同的壓力，害怕專家身分被模糊而沒有

勇氣跨出既定的學術領域界線，長期如此累積，便會成為有如物種中心般的自我學術中心，並以這點為基礎建立專家權威，如此便沒有機會發展更高一層的整合性學術專業認同。

除了學術人物的專業認同問題，台灣島中的廣大民衆一如半世紀前的艾瑞克森一樣，面對著種族、血緣、歷史、政治的多重認同危機，為自己的生命挪動，尋找到恰如其是的位置，成了島民共同的課題。不管心理傳記研究有無學術定論，廣大的讀者總在期待，且正在閱讀一本本的生命故事，並且嘗試從中得到生命的共鳴及振動。本書中譯本的出版揭示了心理傳記另一個更核心的任務：開啟廣大讀者的生命與人類「樣本人物」的生命之間對話的可能，並進而使讀者理解自身的生命與處境。艾瑞克森一路追問著傑佛遜、甘地、路德不同的生命真理，其實就是在叙說著他自己的真理。移民美國，艾瑞克森改姓氏，他說：「我將自己姓氏命名為Erikson，成為自己的來源。」本傳記真正的意含可能不在介紹艾瑞克森的真理為滿足，它還要反問讀者，讓讀者多一層省思：「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中，所追尋的真理是什麼？如何能成為自己的來源？」

本文作者現任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專長為社會學與人格心理學、心理傳記學與生命史。

序文(二)

心理學界的藝術師

羅伯·寇 (Robert Cloes)

艾瑞克森具備了以下的所有特色：在二十世紀幫助我們在心理上和實質上了解自己，將心理分析和社會科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連結在一起，以高雅洗鍊的字句寫出他複雜的思想，並以真誠圓融的態度為一些可貴的生命做傳記（路德，甘地），而現在他自己將成為這本傳記的主角。更甚者，艾瑞克森的一生非常符合傳記的需求，先不論他的成就如何，他本身的故事已經非常感人及出色。讀者很快就會發現，這位心理分析學家，不只建構了解釋人類生命的理論，而且從他自己神祕和困擾的過去，釐出一個統整的認同。

「認同」這個名詞已經成為艾瑞克森的同義字。其他的心理分析學家也使用這個名詞（愛倫威利在《認同的追求》〔Allen Wheelis, *The Quest for Identity*〕中以很特別的方式引用），不過它已經成為他個人概念上的一個特徵。小男孩艾瑞克，在不知道他生父的情形下，跟著他媽媽成為一位小兒科醫生的養子，媽媽是猶太人，生父是丹麥籍，而他的養父也是猶太人。年輕的艾瑞克·漢寶曾經是一位徬徨的藝術家，差點走入佛洛伊德的圈子裡在年輕精彩歲月時接受心理分析——然後再慢慢融入這個社會（事實上，他曾經是佛洛伊德女兒安娜的病

人）。很快的，這位操德語的年輕人成為一名兒童心理分析師（他從來沒念過大學，更別提醫學院），並在美國與一位加拿大裔，學社會學的舞者談戀愛。

當時德國和奧地利正為了種族、宗教和國家的議題鬧得不可開交。這對夫妻帶著他們的小孩移民到美國，就好像其他成千上萬的人一樣，尋找一個全新的開始——所以艾瑞克·翰寶改名為艾瑞克·漢寶·艾瑞克森。他的《童年與社會》在一九五〇年出版，帶給他的新祖國巨大影響，這本書更間接的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意義（一個人的心理是如何受到生活環境的影響，包括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等）。艾瑞克把他的美國經驗轉化為嚴謹而持續的研究。他把他的所見所聞（就像佛洛伊德把他的夢境、回憶和幻想）作為研究題材，成就一系列的思想、文章和著作。這也就是心理分析的意義：透過檢視個體來研究心理分析者本身、他的病人或是分析的對象。像艾瑞克森這樣一位藝術家，早就把他的天賦直覺應用到他的專業領域當中了。

艾瑞克森的私人和專業背景並不能解釋他所有的興趣及成就。許多歐洲心理分析家為了逃離希特勒和納粹的統治，從一個國家逃到另一個國家。（艾瑞克森很有先見之明，在一九三三年法西斯政權開始的時候，就離開了維也納。）這些移民心理分析家因為顛沛流離的過去，激發他們寫作和研究的靈感，但這些靈感模糊不清，就好像佛洛伊德在他著名的杜斯妥也夫司基論文中提到的。這也是艾瑞克森一個獨特之處，他拒絕用固定性、解釋性的語句來束縛住人類理性和感性生活中曖昧不明的部分。他不願意用界定和規範的方式來解釋以及暗示，而用原則來定義——這是一種對待事情的方式，他提供開放的方式，鼓勵自然的反應。

他曾經是藝術家，在陰影當中散發光芒，試圖擺脫既定的知識，真實是存在於每個人對於他自身環境的個別反應中。

我記得艾瑞克森回答一個學生對於他一本書的答案：「看，你發掘的就是屬於你自己的——它可能會跟其他人所重視的不同，包括我。」沒有任何作家、學者、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會用這麼輕鬆的態度應答，他甚至引用尼采的格言「二才能成為真理」，而這句格言非常適合形容這本書。一位稱職的歷史學家、花費了好幾年去研究這位傑出的心理分析家兼老師和作家，且同時研究他那獨特、智慧及出名的太太，瓊·艾瑞克森（這就是「二才能成為真理」的明證）。這本傳記將引領我們了解為什麼艾瑞克森的成就是如此無價。我可以想像到艾瑞克森和瓊臉上的那種堅定而熱誠的笑容——艾瑞克森夫婦在晚年傾訴一生故事的對象，羅倫斯·佛萊德曼，做得好！

本文作者為艾瑞克森任教哈佛時的門生

導讀

自我認同的建構者

林美珍

發展一詞係指個體在生命期間，因年齡與經驗的增加，所產生有規律、有層次的行為變化歷程，而發展心理學則是研究行為發展歷程的科學，在發展心理學的教科書中通常都有一章談發展理論。所謂理論是告訴我們如何去組織事實，並解釋它們的意義；例如世界各國的兒童，大約在兩到四歲會獲得他們母語的基本文法，這是大家熟知的事實，且無爭議，但如何解釋就不一樣了，有些理論者同意生理的成熟控制語言的獲得，其他認為語言獲得是學習的結果；語言獲得的事實是很少辯論的，它在理論的解釋方面被熱烈地爭論著，因此同樣的行為現象（事實），不同的理論就作不同的解釋了。

就以人格發展來說，同是心理分析學派的理論學者就作不同的解釋。當我們在學習發展心理學談到發展理論，問到佛洛伊德的人格發展論，人們直覺想到的是他的人格發展分為口腔、肛門、性器、潛伏以及兩性等五個時期，而且也知道約略的年齡範圍。當問到艾瑞克森的人格發展論，人們也毫不猶豫的回答他的人生八階段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並且如同回答佛洛伊德理論時一樣的把八階段一字不漏的說出來，至於他為什麼對人格發展作這樣解釋的背

景、假設、所談的主要問題、研究方法等就不重要了。

事實上這種見樹不見林的情況，在研究行為上是很膚淺與無效的；前面說過事實就是展現的現象，這是無爭議的，如果對解釋行為的理論能夠徹底的瞭解，那麼對行為的養成（期望的）與改變（不期望的）就能隨時監控、調整、達到目的，而不是依樣畫蘆、人云亦云了。為了對發展理論徹底瞭解，閱讀理論者的傳記是最佳的途徑，因此先將艾瑞克森的生平作一簡單的概述。

艾瑞克森於一九〇二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在他出生後，他的母親嫁給漢寶醫生，在他童年時，母親與繼父堅守他的生父棄他的秘密，事實上艾瑞克森深受他的猶太家人之苦，因他的母親與繼父都是猶太人，年輕的艾瑞克森看起來卻像典型的丹麥人。

高中畢業後他並沒有念大學，開始到歐洲流浪，想要學習藝術，剛巧有一個在維也納美國學校（那是為美國人赴維也納學習心理分析之子女而設的）教小孩的工作，艾瑞克森前往赴職，在那裡他遇到安娜·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女），在她的影響下，他開始學習心理分析理論，並且接受安娜的分析，那種經驗使艾瑞克森瞭解他的童年經驗以及青少年的流浪，後來他進入維也納心理分析學校就讀，受業於佛洛伊德，並於一九三三年畢業，正好是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之時。

艾瑞克森在跟佛洛伊德與安娜學習時，被心理分析理論所困住的事實有三：1. 深入潛意識世界去探究，2. 回溯到心理疾病的源頭，3. 推進到控制人們思想的本能能量活動；然而艾瑞克森相信我們所需的是以人道的眼光向外，從過去成為奴役的因素中解放，從自己到他人、

愛與公衆，同時從潛意識的衝動上去深思意識的神秘，這種推理是艾瑞克森以後工作的指導原則。

在二十七歲時與瓊·瑟森結婚，因恐懼納粹，艾瑞克森於一九三三年到美國波士頓，他成為該城市第一位兒童心理分析師，並進入哈佛心理研究所就讀，但沒有完成。他於一九三九年成為美國公民，同年希特勒進軍波蘭。

在波士頓三年，艾瑞克森也在耶魯擔任榮譽職位兩年，然後到南達科他州印第安保護區，在那裡他經歷了蘇族文化，之後成為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教授，雖然他從未獲得學位。並在那裡從事心理分析工作，以及參與舊金山灣區正常兒童的縱貫研究，同時他也與一些有名的人類學家如瑪格利特·米德共同研究，她影響艾瑞克森從兒童的主流價值與人際互動文化中去看兒童社會化。

在麥考錫時代，艾瑞克森自己的道德原則使他與加州大學發生直接的衝突，因為加州大學突然要求教授們簽署一份忠誠的誓言，艾瑞克森認為違反個人與學術自由而拒絕簽署，因此又回到麻州，並在麻州斯達克布爾基的理格中心重拾臨床心理分析工作，同時在哈佛擔任教職。

從首席心理分析師到名譽教授，這些多樣化的經驗與背景下，艾瑞克森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研究二次大戰美國士兵的戰鬥危機，蘇族與約克族的兒童養育方式，困擾與正常兒童的遊戲，與處理認同危機的青少年對話，以及印度的社會行為，這些觀察形成他的想法，並且表現在他的重要著作上。這些著作最重要者為《童年與社會》，在這本書中他以圖呈現他

的人生八大階段，並說明這些階段在不同文化的發展情形，其他兩本高度影響的書分別為《年輕入路德》以及《甘地的真理》，則是將心理分析的頓悟與歷史資料搭起架橋。

他持續關心美國的快速社會改變，並發表有關這方面議題的文章，諸如代溝、種族緊張、少年犯罪、改變的性別角色，以及核武的危險。因其聲名成為一些著名演講的主講人，也因內容而引起一些爭議。艾瑞克森後因健康狀況而退休，其實是部分引退，他仍來往於美國東西部，進行研究計畫，並於一九八六年出版《活躍的老年》，中譯名為《Erikson 老年研究報告》即早期參與舊金山灣區正常兒童的縱貫研究報告，此後仍不停寫作，直到一九九四年終因健康惡化而不治。

這樣的簡單描述，如能閱讀本書，將可獲得更深入的體會。

有關艾瑞克森理論研究的重要生命主題是要求認同，認同指的是個體認同意識……為了個體特性的連續性所做的一種潛意識的掙扎……以自我各方面的綜合為標準……維持一種與團體理想的內在一致性，換言之，認同即瞭解與接受自己與所處的社會，一生中，我們會問「我是誰？」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會形成不同的答案，如果進展得好，在每一階段末了，個體的認同意識會進入一新的層次，雖然在青少年期認同的發展達到一個危機，事實上，艾瑞克森認為它開始於當一個嬰兒第一次認知他的母親，以及第一次感覺到被他母親認知到，也就是當她（母親）的聲音告訴他，他是某人，有一個名字，他是好孩子時；因此認同是從一個階段到另一階段的。

艾瑞克森一直找尋生父，經歷年輕時的流浪，以及美國的移民，需要建立一個認同，在

美國他特別敏感於少數種族試圖形成認同的問題，他開始用認同危機來描述失去認同的二次世界大戰士兵，他也看到相同的問題在為他們的社會而戰的青少年身上出現，艾瑞克森瞭解到認同問題的出現是普遍性的。

這種要求認同是來自人格中的自我，艾瑞克森理論假設自我在出生時即已存在，而佛洛伊德認為出生時只有本我，自我是出自本我，隨著發展而有超我出現，而本我與超我的衝突有賴自我處理，但艾瑞克森的理論假設自我是獨立的，免於內在的衝突，但並不意謂自我沒有衝突，而其衝突來自於個體與社會之間，因此艾瑞克森強調早期發展的人際關係的性質，這反映了社會互動的文化情境。

這可從前述艾瑞克森在跟佛洛伊德與安娜學習時，被心理分析理論所困住的事實，以及書中「艾瑞克森發展出和他在維也納學習的心理分析不同的臨床觀點。他發展了他的水平面社會因素之自我心理面向（不是垂直面向的內在動機），建立自我認同和人格運作結構。」獲得瞭解。

自我與文化環境是持續轉變的，因而自我發展就成為艾瑞克森理論的中心，心理分析並沒有提供一個自我發展理論，而且他認為佛洛伊德曾經低估個體社會環境的角色，為了補充這部分，艾瑞克森提供了一個在文化與歷史情境中廣闊且特殊的自我發展，主要在瞭解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持續轉變的，艾瑞克森認為這種轉變的動力特質似一系列的危機，個體在其生命週期從一種社會角色到另一種社會角色，促使其必須解決此危機。

艾瑞克森在研究發展的方法可歸為三方面：直接觀察兒童、跨文化比較，以及心理傳記。